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鹤图传奇 / 理理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3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ISBN 978-7-5080-7482-5

I. ①荷… II. ①理…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6751号

荷鹤图传奇

作 者 理 理

出版策划  嘉偉文化
JIALV CULTURE

责任编辑 李春燕

特约编辑 刘正权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印张

字 数 205千字

定 价 28.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百年守望

(主题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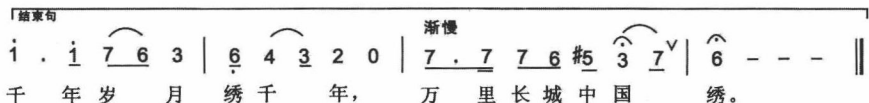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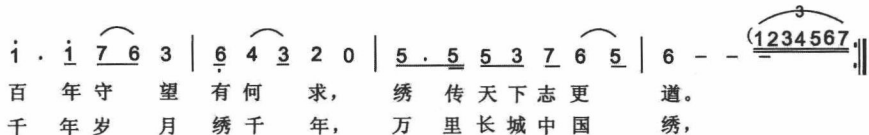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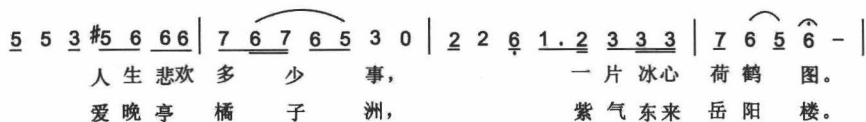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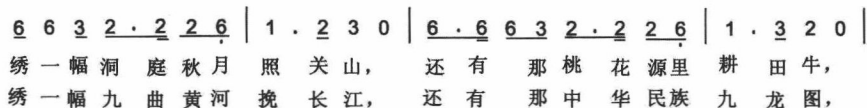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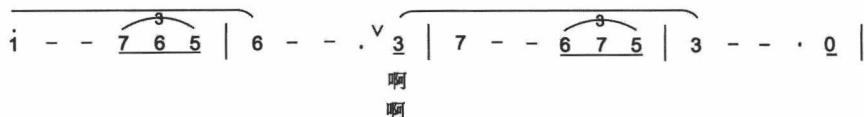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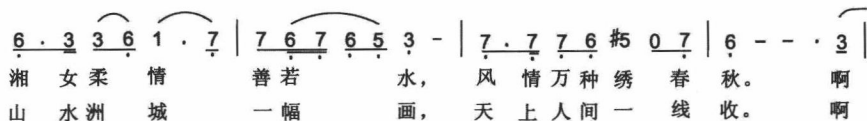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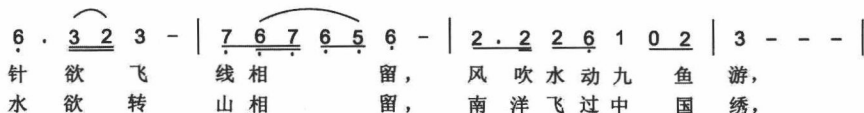
1=G $\frac{4}{4}$

男声独唱

曾应明 词

稍慢 深情地

殷景阳 曲



前言

湖南长沙附近的铜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水运交通时期湘江沿岸的重要码头。它以盛产陶瓷而闻名于世，在大唐盛世之初即有“十里陶城不夜天”的辉煌和繁荣，是中国三大陶都之一，中国釉下彩的发祥地。

铜官的对岸是靖港，它们共同扼守着养育了无数湖南人的母亲河——湘江，宛如一对日夜守护长沙的卫兵，警惕地把守着长沙北大门。从三国时期关公战长沙，到清朝曾国藩与太平军在靖港对阵，古往今来，演绎出无数惊天动地的故事，也书写了无数神秘而又动人的传奇。

遥远的百年旧事，迷一样的神秘传说，挑动了笔者的敏感神经和探索欲望。在一个春雾弥漫的清明，怀着对古人的虔诚，我们特意驱车铜官一个叫“芙蓉山”的地方，去寻觅一个已是一片废墟的昔日山庄，希企从那莫名缥缈的空中楼阁处获得远逝的历史。

穿过杂树满坡的丘林，看到一座又一座修饰一新的新坟和古墓。突然，一座民国26年重修，七十派传人的墓碑引起入山者的注意，墓葬的主人叫曾传玉。

这是一个我们曾经相识的名字。它与载入“中国刺绣史册”的清末著名画师曾传玉同名？还是此处就是当年湘军名将曾传玉的归宿？

挥之不去的惊奇与疑惑，牵动着我们探索未知的神经。信息传递开来，探索的人渐渐增多；探索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历史到当今，从墓地到墓葬的山间、田头、水坝。在一条田坝相隔的水沟上，一块躺在杂草中的旧石碑吸引了寻觅者的目光。抚去乱草与尘土，寻觅者赫然发现这是曾传玉逝世时的原葬墓碑，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碑刻却依然清晰可辨。两碑对照，我们得知一个家族三代的传承。

碑文墓头刻有七十派，碑中央刻着“曾传玉之墓”，刻于“民国四年”。立碑人为“男纪生贤贞堂”，孙“广仁涛礼智”。

经历了百年风雨沧桑，曾氏后人也不知道他们祖上是干什么的。只知道祖传五代都有人画画或绣花，在湖南湘绣业颇有名气。在清朝年间，

京城的达官贵人，湖南的巡抚大人都到“曾家大屋”来看过大屋的主人；家里还遗传有祖上的朝服、青金石顶的官帽，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6年才被当成“四旧”毁掉，幸有一些字画、绣稿“漏网”，成为我们透视昨天的一个窗口。

按清制礼仪，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

曾传玉究竟是何许人？我们试图从墓碑浓缩的文字中，读出他的前世今生，挖掘他在芙蓉山的来龙去脉；了解他与昔日铜官流传的那首“沱市的肖（萧）吹不得，靖港的侯（猴）子耍不得。铜官的曾（晋）扳不得，乔口的刘（流）断不得。”的童谣，是否有纠结？

碑刻的年轮与墓志，魂牵梦绕了笔者近八年。八年来，通过对墓刻脉络的梳理，文史探讨，家谱的查询与史传湘绣《荷鹤图》的佐证，历史的脉络渐渐清晰。

惊心动魄的历史硝烟，被掩盖在这青山翠柏之中。凄美动人的故事，反复拍打着作者写出这段探索的激情。笔者不是作家，也没有讲述故事的天赋，酝酿再三，丑媳妇终究要见家娘，最后鼓起勇气，写出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近百年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壮举和秘密。

来吧，让我们一起来破译这组石刻密码！

理 理

2013年1月

主人翁档案



湘绣画师——曾传玉

人的生命周期大多不过百年，湘绣为何能历经两千多年风雨传承下来？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湘绣艺人默无声息地来了，又安然从这座艺术殿堂中离去。一辈又一辈地接力传承，终于冶炼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珍珠——湘绣。今天，我们记录湘绣艺人曾传玉的传奇一生，不是为了记录他们个人的功业，而是为了不忘他们那个年代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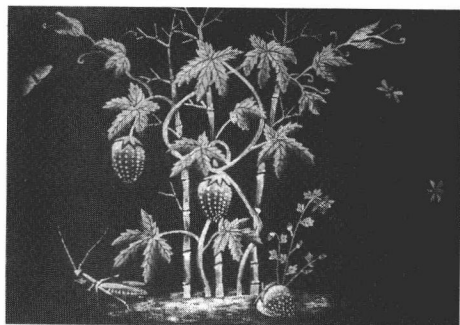
曾传玉（1832-1914）原名寿山，字陌龄，生于道光十二年，原籍湖南湘乡，1866年隐居望城铜官镇。在这里，他完成了人生中从湘军，到湘绣，再到湘商的磨难和转折。真可谓“一生坎坷终不悔，唯留荷鹤寄真情。”

曾传玉除当年声名远播的《荷鹤图》外，其传世作品有深受皇家贵族喜爱，象征富贵权势的八页中堂屏风《宫廷牡丹》；鼓励重农安邦的八页山水屏风《农耕图》；依附风雅，表现闲情逸志的花鸟屏风《蝴蝶群芳》；和一批《花鸟虫蔬》册页画等。这些刺绣作品的存世，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刺绣工艺和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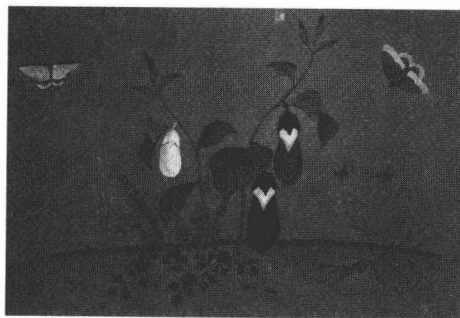
(清)曾传玉 湘绣册页画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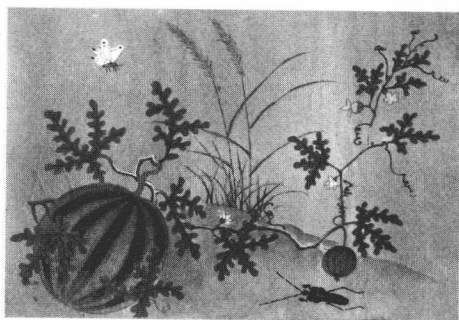
《金蟾金菊》



《金福金莓》



《茄园双福》



《福至瓜熟》

目录

第一章 血战	1
第二章 约定	16
第三章 闹饷	30
第四章 裁军	42
第五章 回乡	54
第六章 圈子会	66
第七章 冤家	75
第八章 失踪	88
第九章 醉酒	102
第十章 神障	112
第十一章 旗袍	121
第十二章 绣印	133
第十三章 官绣	143
第十四章 触动	156
第十五章 圈套	169
第十六章 宏泰坊	177
第十七章 泄密	186
第十八章 横祸	197
第十九章 赎当	212
第二十章 守望	223



第一章 血战

三河镇一役，是湘军一次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主帅李续宾阵亡，副帅曾国华自刎殉职，七千多湘军将士，仅有部将谢富贵与湘军画师曾传玉等一百多名湘军勇士在深山的一个铁匠铺聚集。突围前的生离死别，感天动地，使人热血沸腾；他们能否突围成功，无不令人牵肠挂肚。

1858年（咸丰八年）11月初，清晨。

漫天的浓雾在安徽一个叫三河镇的地方弥漫开来，遮掩着大地上的溪流、小河、绿树、黄土、灰屋。

平常年间，这里的农人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即使是天灾年间，人们也能齐心合力地对抗天力。然而，人祸呢？朝廷与太平军的战争让此时处于浓雾之中的三河镇静寂无声，连一声狗吠也不闻，仿佛这里是一片没有任何生命的土地。其实，这种寂静之下，掩盖了太多汹涌的暗流。

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今合肥）西南的重要屏障，更是庐州与江宁城（今南京）的重要通道之一，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太平天国特别派出了悍将吴定规作主将镇守此地。这个小镇原无防护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9座，凭河设险，广囤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

谁也没有想到，三河镇会成为震惊清朝末期朝野的大战之地，更是在晚清政权和军队糜烂时期新崛起的一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乡党军队——湘军的一块伤心之地。

在弥漫着晨雾的三河镇，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由远而近奔驰而来，携带着晨雾在原野上形成一个个的漩涡。当一个接一个的漩涡旋至路口一处拒马桩前时，晨雾中陡然响起了“站住”的怒喝声。跟着，几个拎刀提枪的兵勇钻了出来，拦在急促停步的马前。

“干什么？干什么！”一个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的八旗兵紧勒住狂喷白沫的

烈马，迫使奔驰的烈马在拒马桩前打着旋，一边对着拦路的几个湘军兵勇大声地吼叫道，“瞎了眼吗？看不到我们是北边过来的？”

“你才瞎了眼哩，不知道这里在打仗？”“哪边过来的都不行，回去，回去！”几个湘军兵勇七嘴八舌地说道。

也许是他们的争吵声太大，浓密的晨雾被声波撕裂开来。目力可及之处，又闪出十多个提枪拎刀的湘军兵勇，在一个眉清目秀的营官的带领下，向拒马桩处走来。

这位营官，正是刚来湘军不久的湘乡籍人士曾传玉。

湘军，是清朝咸丰年间一支特殊的军队。湘军本非朝廷制军，只是一支地方武装。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因丁母忧守制在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的谕旨而组建的团练武装，出省后便以湘军为称。

这支特殊时期的队伍，从将领至兵卒以湖南人为主体的，尤以湘乡人居多。湘军出省作战后，虽招募了一些外籍兵士，但湘军的主体成分始终没有改变。按照湘军组建的原则，先设官，由统帅选拔将领后募兵，即由将领招募士卒。曾国藩选将领多用湘乡人，而将领招募士卒尽用同乡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种选募制度保证了湘军的地方性质，使湘乡将士构成一个庞大的同乡群体，人数众多，盘根错节。

同时也借重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古训。

饱读诗书的曾传玉遵父命，投奔了在湖北巡抚胡林翼手下最强悍的湘军李续宾部任副帅的六哥曾国华，被安了个营官的职位。此时，他正带着湘军巡逻队路过此地。

曾传玉虽然进入了行伍，却并没有像那些大兵似的粗野，内心那股读书人的天性使然，让他出语文雅。制止了在场湘勇的粗鲁后，他操着一口脆生生的湖南话，转头对着来说：“朋友，前面是凶险之地，各位还是换道走吧。”

“你说换道就换道？”跳下马来那位络腮胡兵一脸的不耐烦，“我们是京城来的，让道！”说着，就要去搬动那横在路上的拒马桩。几个湘军兵勇连忙过去阻拦。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晨雾中传来：“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非得动粗？！”跟着，一个身着旗装的公子哥儿走了过来。

在场的湘军兵勇瞧着走过来的这位公子，一个个眼睛瞪得圆圆的，脸上露出了迷茫的神色：这个公子怎么这样美呀？瓜子般的脸，配上一双大大的眼睛。要不是一个男人的服饰，准会把他当大姑娘看待。

要说曾传玉也是眉清目秀的，尤其是那双黑漆漆的眼珠子，忽闪忽闪的，似乎会

说话。然而与那位公子相比，却依然多了几分粗豪之气。此时他的目光随着湘军众兵勇也正烙在那公子脸上。不过，他那似乎会说话的目光并未在公子的脸上久留，而是落在对方那不时被晨风吹起的骑服上，那里有着绣工精美的刺绣饰物。

骑服上的刺绣饰物由秀竹、丽菊组成，旁边饰上荷叶边，瞧着那天工般的绣饰，他的心弦似乎被谁给拨动了，手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茅草结，放进嘴里细细地嚼着。

“看，看什么看！”那位公子的脸上忽然掠过一丝红晕，瞬忽即逝，恼怒地道，“你们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是胡林翼的手下？”

“癞蛤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气！曾大帅胡巡抚是你叫的？”湘军兵勇怒喝道。

战乱时期，大兵们就是大爷。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他们撒野的时候，哪有别人施威的时机。

曾传玉扬扬手，制止了湘军兵勇的喧哗。目光一凝，正色道：“前面是太平军控制地面，请各位绕道而行吧。”

“关你什么事？”那位公子怒火未消，本待发作，却在一扫眼间，被说话者那深邃的眼神所折服。不知咋的，公子心里突然无来由地震了一下，口里吐出来的话却是软和了不少，“早十来天我们还从这里通过，双方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嘛。”

“此一时彼一时也。”曾传玉并不知道那位公子的心机在一瞬间有了变化，半点也不通融地回答道，“为了你们的安全，此处不能通行。”

为应对陈玉成攻打清军围困天京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攻势，曾国藩的湘军从江西出兵，湖北巡抚胡林翼派出了手下最强悍的李续宾、曾国华部向安徽境内进军。听闻安徽巡抚李孟群在庐州兵败的消息，李续宾迅速挥兵改道赴援。

李续宾这七千人依仗特有的兵胆，一路大捷，连下枫香铺、梅心驿，收复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兵锋直指庐州。在立功心切的曾国华和一大批将领的大力疾呼下，主帅李续宾终于听从了建议，将本应攻打庐州的湘军移往攻打天京与庐州的交通要地三河镇，以切断天京与庐州的联系，达到威逼太平军弃守庐州的目的。为此，这支由7000人组成的湘军精兵两天前才突然悄悄地移到了三河镇的附近。

不过，这是军事秘密，曾传玉自然不能对外人说。

“我们也是军务在身，怕危险就不会来战场，谢谢你们的提醒！”那穿骑服的公子说完，双脚一蹬，率着众随从风一样冲下山去。

其实，自认为秘密开进三河镇附近的曾传玉等湘军，并没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早

已进入了对对手的眼线范围，在离三河镇很远的滁州乌衣，便有这么一双犀利的眼睛在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湘军的一举一动。

他，就是太平军新任前军主将陈玉成。

这年的8月，陈玉成、李秀成约集太平军各地守将大会于安徽枞阳，制订粉碎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制止清军进攻天京的作战方案。会后，陈玉成部由潜山过舒城进而攻克庐州，同时又配合李秀成在乌衣渡大败清军，接着乘胜追击，直下浦口，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不料，清廷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正从江西压过来，而湖北巡抚胡林翼派出的以湘军为主力的李续宾部也正往这边赶过来。

对于曾国藩，陈玉成知悉他老成持重，讲究稳扎稳打，尚不足虑。但李续宾部却是劲敌，尤其是曾国华来了以后，擅出奇招，太平天国的将士在他的攻击下吃过不少的亏。而且，李续宾部自离开营地后，忽东忽西，一会儿攻打桐城，一会儿又挥兵舒城，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陈玉成派出了大量的细作，也仅获悉李续宾所率领的一支湘军曾出现在庐州附近，看样子是准备攻打庐州。陈玉成也派出了一支精锐的队伍，准备围杀曾传玉等湘军。

陈玉成的太平军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合围，当骑服公子下山时，他们忽见山下冲出一彪人马，以为是曾传玉等发现了他们准备开溜，便摇旗呐喊着涌向刚冲下山的骑服公子及随从。

“大事不好，下山的那拨旗人被围住了，我们快撤！”曾传玉的随从惊慌地说。

“撤？往哪撤？”曾传玉瞟了一眼那惊魂未定的随从，镇定地说。“人马未到粮草先行，我们撤退，就会影响后续湘军的粮食供应，况且曾大帅的大队伍离我们只有半天的路程。”曾传玉从喊杀的声音判断，围住山下那拨旗人的太平军人数也不多。于是他果断地对那名胆小的随从命令道：“你留下来看守粮食，其余人全部下山救人。”

山下的那拨旗人虽然非常勇猛，但毕竟寡不敌众。正在与围上来的太平军殊死搏斗，眼看支持不住之际，曾传玉率领运粮队的湘军冲下山来杀散太平军，救出了那拨旗人。

为首的那位旗人公子一改先前的心高气傲，非常感激地对曾传玉说：“多谢诸位的舍身相救，我们先要赶往桐州，然后再到安庆，时间紧迫，事关重大，我们先行告辞，后会有期。”说完，扬长而去。

手拎火枪的亲兵队队长谢富贵，脚步匆匆地来到山腰一处独立土砖大屋，对伫

立在晒谷坪的曾国华焦急地说：“六帅，贼兵势大，趁他们还未合围，我们赶快杀出一条血路撤走吧。”

曾国华并未回答，放眼四望周边情况。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他所带领的3000人马只剩下不到1000人，且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受伤。山坡的远处甚至更远处，不断地有太平军的旗帜向这边涌来。从太平军旗帜大量增多的动向不难看出，李续宾带领的湘军凶多吉少。显然，这些不断向这边涌来的太平军已经消灭了李续宾所率的湘军，正向这边包抄过来。只有东边的丘陵地带尚没有太平军的人马出现，形势不容乐观，铁桶般的包围圈即将形成。

曾国华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小土坡上，那里躺着一大片神情疲惫的湘军将士。连日的厮杀，他们一个个累得仿佛大火炙烤下的蜡烛，软瘫在地。独有一处帐篷边，一个身着蓝布长衫的小年轻，树干似地立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在纸上涂抹着什么，不时还抬眼看看茫茫的晨雾，嘴里却漫不经心地嚼着根“霸根草”，一切都是那么的从容，唯有那双黑漆漆的瞳仁里充满精锐的光芒。

生死关头，自己的兄弟竟还有如此闲情逸致，曾国华的心里不禁一痛。

其实曾国华的生身之父是曾麟书，因叔叔年过三十尚未有儿女，按照当地的习俗，曾国华便过继给了叔叔曾骥云。几年后，他的又一堂兄弟过继过来，这就是原名曾寿山，后改名传玉，字陌龄的曾传玉，比曾国华小了十多岁，三年前刚随自己从军。

曾传玉从小便喜欢绘画，一只公鸡，一只小猫，到了他的笔下就活灵活现的，以至于左邻右舍的人常常夸他“画神”。但他不爱坐学堂，父亲将他送到私塾里读书，他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时常跑了出去，为此事没少挨父亲的责骂。不过，责骂归责骂，他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曾骥云不得不硬逼着曾国华在湘乡招募湘军时将其带了出来，以图有个好前程。另有一个曾骥云不想说的原因是，曾传玉经常喜欢和绣女采莲在一起，怕他们日久生情生出什么事来，采莲年长一岁且不说，少爷爱上佣人那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是曾家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曾传玉被带离了家乡。不过，曾传玉出道离家闯江湖虽只有几年，学识没有增加多少，画技却有了飞速的提高。以前，他擅长于花鸟虫鱼，几年江湖闯荡下来，山水人物到了他的笔下，也骤然有了精气神儿。可不是嘛，打仗打到如此份上了，他仍是笔不离手。

几年的征战，曾国华所带领的湘军一直很顺利，兄弟曾传玉也因战绩保荐得到七品顶戴。此次如若顺利拿下三河镇，切断接济庐州、天京的战略要地，对于下一步拿下庐州，进而打下天京外围重镇安庆城，将奠定雄厚的基础。而曾传玉的战功保荐也将更上一层楼。

在这几天的军事形势了解中，曾国华早已获悉三河镇当前的军事态势，清兵的大部队尚在江北，一时难以分身前来增援，即使前来，也不会因湘军的被困而全力支援；近处虽有零散驻扎的湘军小股部队，但因兵力过小而无济于事。即使是这支进攻三河镇的7000人队伍，由于几天的激战，如今也只剩下不足千人，而外面围攻的太平援军却是源源不断地开来。

望着雾气弥漫中若隐若现的太平军旗帜，曾国华毅然对身边的亲兵队长谢富贵说：“大雾漫天，百步外难辨人影，正是突围良机。我率兵向金牛镇贼兵帅营方向突进，你带300强悍之士往西边舒城方向突围，不管哪路能突出重围，都要向曾大帅报个讯。”

“六帅，你与我们一起走。”剽悍的谢富贵语气急促地说，“哪怕剩下一个人，我们也能将你送到曾大帅身边。”

胆大的谢富贵其实心思一点也不粗，他知道自己带的这300亲兵，全是由湘乡子弟组成，宗族观念重，不怕死，亡得命，而且还有二十多枝火枪，虽然被人多势众的太平军团团围困，但要冲出包围圈还是有实力的。

然而，曾国华所想的却不是这个，他思考得更远：自己带着几千湘乡子弟出来，若是独身回去，就是人家不埋怨，他也会羞愧死。更何况太平军要的是他的人头，他所突围的方向定会成为太平军围堵的重点，弄不好会连一个送信给大哥的人都没有。

一念及此，他的剑眉扬了扬，毅然吩咐说：“富贵，你替我将陌龄带出去。”

“怎么，六哥不走？”闻讯而来的曾传玉惊诧地问，黑漆漆的瞳仁里透出茫然的神色，闪出极度不解的疑惑：在这漫山遍野而来的太平军包围圈中，难道六哥有隐身法？要不，他怎么会选择了留下来？！

“湘军的精神是：刀举起来了就不能放下，直到人倒下！”曾国华淡淡地一笑，“傻兄弟，如今我们是孤军奋战。在大敌当前之际，我是主帅，能走吗？”

“可？”曾传玉一手执剑，一手指着远处无数时隐时现的太平军身影，“仅凭我们这些人能挡得住吗？”

“我在，队伍就在。我断后，正好收拢打散的湘军将士。”曾国华命令谢富贵带着300人的亲兵队，准备立即行动。而他自己则要留守的湘勇将所有大大小小的“曾”字大旗，沿土坡一线竖立，在雾海中仿佛突然出现无数的浮标。

“陌龄。”当谢富贵带着人马裹挟着曾传玉正要向着舒城方向潜去时，曾国华突然叫住了曾传玉，他从腰间解下一个长条、筒状的锦缎包，又从衣襟内拿出一包银子，“兄弟，这些物件你带走吧。”

曾传玉知道，这个锦缎包里装的是一幅刺绣《荷鹤图》，那是自己最得意的一幅画，也是漂泊江湖后，从老家带出的最重要念物。当时，六哥带着一批从湘乡招募的湘兵出山时，他无礼相送六哥，便特意托采莲姑娘绣制了此画，以报六哥关照之情。

“怎么？六哥你想丢掉它？”战争期间轻装从简是常识，特别是在如此生死攸关的突围战中，为了冲出去一切都可以抛弃。但曾传玉对《荷鹤图》有一份比生命都难以割舍的情结，不由得惊奇地问。

“陌龄，你误会了。此画凸显兄弟闯江湖的心智不同凡响，只是战阵之间，携带不便，绣画容易损毁，留在我处恐遭不测，先留在你身上代我保管为妥。”

听着六哥的吩咐，曾传玉那双充满灵智的眼睛里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他心底忽然浮出不祥之感，这话怎么听，都像是在交代后事。

“六哥，你不是常说，兄弟一根绳，生死共进退？”曾传玉语气铿锵地说，“你不走，我也不走。”

“大敌当前，不是争论之时。”曾国华拿出长兄的架子，以不容分辨的口气训斥道，“一起死不如分开活，你走了，我还能轻装突围。”虽然他心底深处早已知道自己的结局，但说话的语气没有一点迟疑。

“那……”曾传玉迟疑着没有说下去。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多的生死战火，但也知道，六哥所率的这点人，与漫山遍野而来的太平军相比，不过是洪水中的一小块高地，随时都会被淹没。

人生最揪心的事莫过于生离与死别，曾国华知道，他与曾传玉的分离，实际就是兄弟的诀别。他有千言万语的嘱托，却难于启齿，他有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却只能将死神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寄托在陌龄突围上。

“走，快走！”曾国华的神色异常严厉，“你是要让老爹肝肠寸断？”

望着大哥与以往不同的严峻神色，曾传玉不敢多言，哽咽着说：“六哥，这幅《荷鹤图》我先保管，但你一定要回来拿。”

“一定。”曾国华露出一丝苦笑。曾传玉伸出小手指，面带几分童趣，俏皮地说：“我们拉个勾，不见不散。”

曾国华被这幼稚的举动逗乐了，粲然一笑说：“这么大的人，讲话要拉钩，羞不羞？你不会现在还唱《月亮粑粑》吧？”

“唱啊，怎么不唱呢？”曾传玉见曾国华被自己逗开心了，更加来劲了，清了清嗓子，认真地唱道：

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

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绣花，绣只糍粑，
糍粑跌到井里，变只蛤蟆，
蛤蟆伸脚，变只喜鹊，
喜鹊上树，变只斑鸠，
斑鸠咕咕咕，细崽呷豆腐，
豆腐一匍渣，崽崽喊妈妈，
妈妈喊呷饭，我们要回家。

准备突围的众将士都渐渐围拢过来，跟着唱起了《月亮粑粑》，谁家没有儿女？谁家没有父母？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他们仿佛听到父母的呼唤，仿佛听到儿子喊妈妈的声音。

“妈妈喊呷饭，我们要回家。”

众人合唱《月亮粑粑》的歌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响彻天空，激发出湘军众志成城斗志，唤起大伙拼死突围的意志和决心。

听到这首童谣，曾国华的胸中升起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在这战事紧迫、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更加充满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家乡的依恋，不待大家唱完，曾国华特别交代曾传玉说：“有时间，你要仔细看看这幅《荷鹤图》，读懂它的诗外之意。”

曾传玉不知大哥为何突然说出这莫名其妙的话，此时此地，他无暇细想，望着渐近的太平军旗帜，脑海里不知何故，忽然浮现出了早几天那位公子身穿的刺绣骑服，不知道今后自己是否还有机会看到那样的服装。他咬咬牙，转身跟着谢富贵等敢死队湘勇突围而去。

西边的方向，突围中打头的20多支火枪喷出扇形的枪弹，顷刻便倒下了一片人。跟着，数百名凶悍的湘勇，手挥刀剑，呐喊着冲了过来。正在协调队伍准备进攻的太平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几千人的队伍仿佛被洪水冲刷似的，哗哗地往两边分开一条血路。

与此同时，金牛镇的方向，突围的喊杀声也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亡命一搏的曾国华带着湘勇剑指陈玉成的帅旗所在地狂奔而去，冲破了太平军一重又一重的堵截。但陈玉成的指挥部所在地人马众多，一层又一层地围了上来。双方的人马一批又一批地倒下。杀到后来，曾国华的身边只剩余不到百人，大部分人伤势严重。杀红了眼的曾国华，执剑的手已软如朽木，浑身仿佛抽完丝的蚕，但他硬挺着依附一棵松树喘着粗气。望着远处仍然在不断涌来的太平军，回头吩咐执旗手，将“曾”